

太原东山的松庄，是傅山隐居时间较长的一处，别号“松侨”即指此。旧居在慈云寺东百米处的崖坡上，有一明二暗三眼窑洞。傅山《僦陋》诗道出此间情形：

壁榻悬山郭，村房僦陋栖。蓬蒿仍旧径，简牍顾新奚。风雨不题凤，槐榆长坐鵠。得无华屋士，为我雪穷涕。

窑洞开挖在半山腰，门前小径蓬蒿仍旧，周围有几株槐树、榆树，常有黄鹂一类小鸟鸣叫。屋子里也别无长物，只有未编成熟的手稿简牍和保存诗作的奚囊。“题凤”反用《论语·微子》中的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”的典故，傅山说自己与孔子当时的处境一样狼狈，但却没有孔子那样的圣德，只是个普通人。“雪穷涕”用《列子》中“晏子独笑于旁，公雪涕而顾晏子”的典故，表明自己身处困境之中，心态依然淡定平和。

傅山在松庄陆续居住了15个年头，不以陋居为苦，倒也乐得其所。春天来了，他会在雪霁后独步至水峪口再返回：

老眼明春雪，东山揽卧云。故泥毡履曳，防滑薄冰循。净界无人共，平林一鸟分。夕阳檐乳下，煮药闭柴门。（《松庄雪霁，独步至水峪口，归赋老眼四章》之一）

播种时节，“连朝好雨绿山川”，他“拄杖倚危看种田”。到了夏天，新麦上场，他又“绿荫挪矮坐”“新汲煮新茶”。转眼就是秋收季节，新粮和瓜果散发着清香，给他带来熟悉的清新气息，他会出去走走，坐看冥想：

翻觉霜须艳，于红叶里行。片时成少贵，弥笃坐多情。人得朝廷负，吾终草木生。道心穷暮在，发指月冠横。（《东山逗秋》秋径第二首）

他还经常与村人坐在树下话古今，并以高明的医术给乡亲治病，结下深厚情谊。村人对这位名士很是高看，遇有大事便求助于他。

有一年春天，松庄大旱，眼看不能按时播种，乡亲们一个个愁眉不展，结伴来找傅山，让傅山帮忙祈雨。乡亲们说祈雨者必须是德高望重、学识渊博的人，在松庄非先生莫属了。傅山用“土话”写下祈雨歌，以人性来揣度神性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告之以灾情，陈述百姓之苦，在青黄不接、即将面临饥荒的困境，倘若中间能收获麦子，就如同大暑之时遇到清凉一般，能够立时纾解窘境。至今仍能想象傅山在松庄的土窑里写下这虔诚、朴素的祈雨歌，心情必是大为快慰。

更让傅山快慰的是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友人不时来造访，执手相笑，呼儿具酒，移情纵谈，襟期相许。松庄窑洞前有一平地，上覆廊，傅山常在此以浊酒待客。戴廷栻在《不旨轩记》中写道，傅山待客的酒味道不算好，他就给客人讲晋代刘遗民招待张玄，酒“殊不清旨”（酒很浊，味道很不好）的故事来自我解嘲，客人就此喝得大醉，傅山偶然兴至，笑着“取不清旨以名其轩”。戴廷栻感叹“古今幽人从未有索寞无兴者，研脍、藏酒、逸韵乃尔”，还说自己先要弄来名酒十瓮藏在“不旨轩”，以备有客来访傅山，在偶然不偶然之间而成就世间一段风流高韵。

我们不知道戴廷栻是否在松庄藏了名酒，世间的风流高韵在松庄却不绝如缕。顾炎武来太原，有“为问明王梦，何日到傅岩”的期待，到了松庄，他与傅山在探讨“天明了”的机趣中，发出“苍龙日暮还行雨，老树春深更著花”的叹赏。

那个年代，有很多人惦念着侨居松庄的傅山先生。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夏，河南延津人周令树（1633—？）自大同同知迁太原知府，朱彝尊以诗赠别兼怀傅山，嘱周令树“凭君寻傅叟，暇即过松庄”。大约在冬天，雅好文学之士的周令树得空访松庄，看到傅山案头有荀悦的《汉纪》，很高兴，就借回去手自校讎，正好顾炎武来到太原，为之点定一过，刊误存疑，成为《汉纪》的一个善本。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周令树又率子若婿，屏驺从，挈壶觞，来松庄拜访傅山，并会饮于双塔寺。

彭城阎尔梅（1603—1679）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九月初又至太原，在《太原秋望》诗中即写道：“最好缘山寻菊去，如今栗里是松庄。”很快他访傅山于松庄，并作诗以记：

龛结红霜第一层，阴阴花犬吠茅憎。棋闲枰内犹存谱，书乱床头欲捆绳。西眺王宫成厕厩，南邻佛阁绝香灯。桐江梅市前人易，生在如今决

傅山
与锦绣太原城 ⑯

苍龙行雨 · 松庄烟树十年余

何远

孙国华

高福庆

曾被題鳳偉妙
卅支而又卯尺
莊嚴歡喜明河
之濱不言不笑
水流等開月朗
却埽羣狀者誰
不自貢高杜門
雪香方便供養

傅山书《霜红余韵》局部



傅眉《携琴访友图》

不能。狼孟沟南大卤平，汾川直扫太原城。山中有客能逃世，海内无人敢好名。金石编年藏绿瓯，渔樵约伴采黄精。晋祠松枯秋深老，秃笔劳君画几茎。

傅山对“古古先生”阎尔梅不应今世、寄豪诗酒有相惜之情，应阎尔梅之请画下《岁寒古松图》，表现的是“晋祠松枯秋深老”。在阎尔梅眼中“甚佳”的这幅画，后为景仰他的同乡孙云锦（字心仿）看到，作《题傅青主为阎古翁画松》诗，其中有云：“是谁写此犹龙照，支离貌古其天全。半死半生僵复起，真气淋漓犹满纸。天荒地老不受大夫封，只疑霜风谬谬清人耳。”“是人是画两写真，乾坤正气奕有神。水墨淡渲复重皴，中有凌寒不凋之劲节，历劫不坏之全身，我今读画怀先民。”

也是在这年秋天，青年阎若璩（1636—1704）从江苏淮安回到故乡太原，再访傅山于松庄，距他28岁初访已过去8年了。据张穆编《潜丘年谱》载：当年将近60岁的傅山跟阎若璩一见如故，论学问答，探讨古人命名的涵义。此次过访，近70岁的傅山正读《左传》，又对古人的“袜子”产生兴趣，就此两人探讨起来，最后得出“古者燕饮解袜耳”的结论，傅山为之特别高兴。此事过去10年之后，阎若璩在《古文尚书疏证》中仍不忘稍带记了一笔，以此留存那份弥足珍贵的知己之情。

吴雯（1644—1704）早在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赴太原参加考试时，曾访问过傅山，其时他刚20岁出头。其后，他还两次到太原，但没见到傅山。清康熙十七年（1678），吴雯亦被荐博学鸿词科，其间，他和友人骑着驴在斜阳中去京郊古寺访傅山，此时的傅山“吟呻惊老病，语弱不胜齿。闻言领耆旧，拭目辨乡里”，目之所及，“竹灶药火温，梧井菊泉驶。庭前虚一琴，床下闲双履。羔雁空招邀，儿孙看坐起”。吴雯等与傅山相对叹息无言（《秋日同叶九来、徐胜力、冯圃芝访傅青主先生》）。到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，36岁的吴雯从京城归中条山，途经太原，重访傅山，而此时傅山已移居。吴雯缅然有怀，写下四首诗寄意：

松庄烟树十年余，寺路相逢笑下驴。今日重来浑不见，白云深处又移居。
发愿文成道力该，檀波罗蜜兴悠哉。人间始见琅琊笔，争买戴山扇子来。
伎俩当时岂蠹鱼，闲情灯火夜窗虚。年来万事如流水，不复潜夫更著书。
京洛无端迫客尘，也知璎珞是前身。几时得遂东林约，金粟园中两道人。

吴雯注云：“先生近发愿以笔墨作檀施之助，人争取之。”又云：“先生小记云：向犹蠹鱼伎俩，不忘一句一字之奇，今惟朝夕作金粟园观相耳。”吴雯曾读傅山诗感书其后，有句为“感君逆泪处，是我断肠时”，可见吴雯对傅山的知己之感。

在山西，傅山和吴雯有“北傅南吴”或“二征君”之说。到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张之洞抚晋，此时傅山离世快200年了。张之洞于太原创令德堂，设四征君祠，以傅山、阎若璩、吴雯、范鄗鼎合祀，并以张穆配享。

（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